

清

史

稿

清史稿

儒林傳一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黜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中興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

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源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敎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浸然異同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敎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茲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搗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閭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後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凌廷堪胡培壘之於儀禮孫詒讓之於周禮陳奐之於毛詩皆專家孤學也且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

脩周魯師儒之道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堂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今為儒林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若有事可見已列於正傳者茲不復載焉

孫奇逢

耿介

黃宗義

弟宗炎

宗會

子百家

王夫之

兄介之

李頤

李因篤

李柏

王心敬

沈國模

史孝威

韓當

鄭曾可

曾可

無忌

王朝式

謝文游

甘元昌

黃鑑

曾日都

危龍光

湯其仁

宋之盛

高愈

彭定求

湯之錡

施瓚

張夏

吳以慎

陸世儀

陳嗣

潘敬

江士訓

張履祥

錢賓

何汝霖

陳克貞

沈昀

陳宜任

黃敦良

劉內

應搗謙

朱鶴齡

陳啓

范鎬鼎

李生光

白奐彩

張景烈 王化泰

曹本榮

張貞生

劉原淥

任景福 劉以貴 韓夢周 張鴻龜 法坤宏 劉爾良

項仁

王 鳳 羅玉生

李 易

刁包

王 餘佑

李來章

冉致純 賈克勤

李光坡

沈子 鍾倫

莊亨陽

官獻庭

王懋竑

朱澤 潘 喬儒

李夢箕

子 國南 張 國 貴 曾 誠 重

胡方

馬 成 修 勞 遠

勞史

桑 國 元 汪 璧

顧棟高

張 錫 鼎 吳 鼎

孟超然

汪紱

余 元 通

姚學瑛

潘 壽

唐鑑

吳嘉賓

劉 傳 登

劉熙載

朱次琦

成孺

邵懿辰

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容城人少偶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學欲以功業自著年十七舉明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連丁父母憂廬墓六年旌表孝行與定興鹿善繼講學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天啓時逆閹魏忠賢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黨禍被逮奇逢善繼故與三人友善是時善繼以主事贊大學士孫承宗軍事奇逢上書承宗責以大義請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覲面陳謀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廠獄逆閹誣坐光斗等賊鉅萬賸追家屬奇逢與善繼之父鹿正新城張果中集士民釀金代輸光斗等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臺垣及巡撫交章論薦不起孫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其後尙書范景文聘爲贊畫俱辭不就時畿內賊盜縱橫奇逢攜家入易州五峰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部署守禦紘歆不輟順治二年祭酒薛所蘊以奇逢學行可比元許衡吳澄薦長成均奇逢以病辭七年南徙輝縣之蘇門九年工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屢徵不起奇逢之學原本象山陽明

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其治身務自刻厲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著讀易大旨五卷奇逢學易於雄縣李對至年老乃撮其體要以示門人發明義理切近人事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其生平之學主於實用故所言皆關法戒又著理學傳心纂要八卷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十一人以爲直接道統之傳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學者祀之百泉書院道光八年從祀文廟奇逢弟子甚衆而新安魏一黿清苑高鏞范陽耿極等從遊最早及門問答一黿爲多睢州湯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監司後往受業斌自有傳介字介石登封人順治九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築石城以防盜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丁母憂服除不出篤志躬行興復嵩陽書院二十五年尙書湯斌疏薦介踐履篤實冰蘖自矢召爲少詹事會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詐疾並

劾斌不當薦介尋予假歸卒所著有中州道學編性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大旨以朱子爲宗中州講學者有儀封張伯行柘城竇克勤上蔡張沐等皆與斌介同時伯行自有傳沐見循吏傳克勤附李來章傳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長子尊素爲楊左同志以劾魏闖死詔獄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訟冤至則逆闖已殛即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實會庭鞠許顯純崔應元宗羲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殺牢卒葉咨顏文仲蓋尊素絕命於二卒手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實疏辨源疏非已出陰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質宗羲立奏之謂實今日猶能賄路公行其所辨豈足信於對簿時復以錐錐之獄竟借諸家子弟設祭獄門哭聲達禁中思宗聞之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歸益肆力於學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山陰劉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遺命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

緒援儒入釋姚江之緒幾壞宗義獨約同學六十餘人力排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子皆以名德重而禦侮之功莫如宗義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戊寅南都作防亂揭攻阮大鍼東林子弟推無錫顧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宗義居首大鍼恨之刺骨驟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宗義方上書闕下而禍作遂與杲並逮母氏姚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駕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義踉蹌歸會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監國畫江而守宗義糾里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授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麻頒之浙東馬士英奔方國安營衆言其當誅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也好言慰之宗義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謂其不當誅也汝霖謝焉又遣書王之仁曰諸公不沈舟決戰蓋意在自守也蕺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久支何守之能爲聞者皆韙其言而不能川至是孫嘉績以營卒付宗義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義深結之使之仁不得撓軍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

湖招吳中豪傑直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爽等內應會清師纂賊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宗義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尙五百人駐兵杖錫寺徵服出訪監國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燕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宗義無所歸捕檄累下攜子弟入剡中間魯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與吳鍾繼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厯而已宗義之從亡也母氏尙居故里清廷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義聞之亟陳情監國得請遂變姓名間行歸家是年監國由健跳至滬洲復召之副馮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爲賦式微之章以威將士自是東西遷徙無寧居弟宗炎坐與馮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義以計脫之甲午張名振間使至被執又名捕宗義內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宗義爲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義不攝也其後海上傾覆宗義無復望乃奉母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寓以詩敦促就道再辭以免未幾方藹奉詔同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將徵之備顧問督撫以

禮來聘又辭之朝論必不可致請敕下浙撫鈔其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預參史局事徐乾學侍直上訪及遺獻復以宗義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惜老不能來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卽欲歸當遣官送之乾學對以篤老無來意上歎息不置以爲人材之難宗義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職必咨之麻志出吳任臣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彝尊適有此議得宗義書示衆遂去之卒年八十六宗義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精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爲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授書隨筆一卷律品新義二卷孟子師說二卷文集則有南雷文案詩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

千餘家自言與十朝國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
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訪錄一
卷皆經世大政顧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
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
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
之祕而不知宗義實開之晚年又輯宋元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
苑門戶宣統元年從祀文廟宗炎字晦木與兄宗義弟宗會俱從宗周遊其學
術大略與宗義等著有周易象辭三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
闢陳搏之學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至爲道家藏匿二千年始出又
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
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樓諸集以故居被火俱亡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宗
會字澤望明拔貢生讀書一再過不忘有縮齋文集十卷百家字主一國子監
生傳宗義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館開

宗義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學延百家入史館成史志數種

王夫之字而農衡陽人與兄介之同舉明崇禎壬午鄉試張獻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賊執其父以爲質夫之自引刀徧刺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免之與父俱歸明王駐桂林大學士瞿式耜薦之授行人時國勢阨危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說嚴起恆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殺之聞母病間道歸明亡益自輜晦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學者稱船山先生所著書三百二十卷其著錄於四庫者曰周易稗疏攷異尙書稗疏詩稗疏考異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尙書引義春秋家說夫之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其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於張子正蒙一書尤有神契謂張子之學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貞隱無鉅公資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節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夫之乃究觀天人之故推本陰陽法象之原就正蒙精釋而暢衍之與自著思問錄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誤或疑其言稍過然議

論精嚴粹然皆軌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於衡州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夫之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禱賦以示意三桂平大吏聞而嘉之屬郡守饒粟帛請見夫之以疾辭未幾卒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當是時海內碩儒推容城整屋餘姚崑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黃顧兩君子然諸人肥遯自甘聲望益炳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窺身搖尾聲影不出林莽遂得完髮以汲身後四十年其子敵抱遺書上之督學宜興潘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同治二年曾國荃刻於江南海內學者始得見其全書焉兄介之字石子國變隱不出先夫之卒

李顥字中孚盤屋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盤山曲曰屋也布衣安貧以理學倡導關中關中士子多宗之父可從爲明材官崇禎十五年張獻忠寇鄖西巡撫汪喬年總督軍務可從隨征討賊臨行挾一齒與顥母曰如不捷吾當委

骨沙場子善教吾兒矣遂行兵敗死之顯母葬其齒曰齒塚時顯年十六母彭氏日言忠孝節義以督之顯亦事母孝飢寒清苦無所憑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顯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先是顯聞父喪欲之襄城求遺骸以母老不可一日離乃止既丁母憂廬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覓遺骸不得服斬衰晝夜哭知縣張允中爲其父立祠且造塚於戰場名之曰義林常州知府賂鍾麟嘗師事顯謂祠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且講學以慰學者之望顯赴之凡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宜興所至學者雲集旣而幡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於此即戒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爲肖像於延陵書院顯旣至襄城適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塚土西歸附諸墓持服如初喪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稱疾篤舁牀至省水漿不入口乃得子假自是閉關宴息土室惟崑山顧炎武至則款之四十二年聖祖西巡召顯見時顯已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上特賜御書操志高

潔以獎之。願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恆教人，一以反身實踐爲事，門人錄之爲七卷。是時容城孫奇逢之學盛於北，餘姚黃宗羲之學盛於南，與願鼎足稱三。大儒晚年寓富平關中，儒者咸稱三李。三李者，願及富平李因篤、郿李柏也。李因篤字天生，富平人。明庠生，博學強記，貫串注疏，舉博學鴻儒試，授檢討。未逾月，以母老乞養，詔許之。母歿，仍不出，因篤深於經學，著詩說、顧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亦折服焉。李柏字雪木，郿縣人。九歲失怙，事母至孝，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帖括，而日誦古書，避荒居洋縣，入山屏迹讀書者數十年。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時時忍飢，默坐，閒臨水把釣，夷然不屑也。昕夕謳吟，拾山中樹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櫟葉集》。年六十六卒。心敬字爾緝，郿縣人。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心敬論學以明新正，至善爲歸，謹嚴不逮其師，注經好爲異論，而易說爲篤實，其言曰：「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孔子

論易切於人身即可知四聖之本旨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人明諸生餘姚自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弟子徧天下同邑傳其學者推徐愛錢德洪胡瀚聞人詮再傳而得國模少以明道爲己任嘗預劉宗周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同里管宗聖史孝咸輩講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較然不欺其志故推純儒山陰祁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僚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之國模瞠目字祁曰世培爾亦曾聞曾子曰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彪佳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明亡聞宗周死節爲位哭之痛已而講學益勤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孝咸字子虛繼國模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韓當字仁父國模弟子自沈史歿後書院輟講垂十年而當繼之其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人有過於講

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白失疾極謂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守仁之外亦近朱子矣邵曾可字子唯與韓當時性孝友愷悌少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登志於學姚江書院初立時人頗迂笑之曾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其初以主敬爲宗自師孝成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賢賢者矣孝成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行之士焉卒年五十有一曾可子貞顯貞顯子廷采世其學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諸生從韓當受業又問學於黃宗羲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蓋縣李塈貽廷采書論明儒異同兼問所學廷采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巖山又私念師友淵源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鼓山功主慎獨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乎準則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

佳等能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亦國模弟子嘗入證人社宗周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亦篤論也順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謝文海字秋水南豐人明諸生年二十餘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學禪既讀龍溪王氏書遂與友講陽明之學年四十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文海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欽順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闕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維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張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學者當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時甯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而文海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海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程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甘京與文海爲友後遂師之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有七京字健齋南豐人負氣慷慨期有濟於世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與同邑封澤

曾曰都危龍光湯其仁黃熙師事文海粹然有儒者氣象時號程山六君子著
軸園稿十卷熙字維緝順治十五年進士文海長熙僅六歲熙服弟子之事常
與及門之最幼者旅進退朔望四拜侍食起饋唯諾步趨進退維謹不以爲勞
彭士望比之朱子之事延平母喪未葬鄰不戒於火延燎將及熙撫棺大慟願
以身同燼俄而風返人以爲純孝所感曰都字姜公諸生其學務實體諸己因
自號體齋以學行爲鄉里所矜式龍光字二爲善事繼母繼母遇之非理委曲
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焉其仁字長人著四書切問省克堂集與文海同時者
有宋之盛鄧元昌之盛字未有星子人明崇禎己卯舉人結廬髻山足不入城
市以講學爲己任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奧旨皆能抉摘異
同與文海交最篤晚讀胡敬齋居易錄持敬之功益密與甘京論祭立尸喪復
之禮不可廢魏禧亟稱之元昌字慕濂贛縣人諸生年十七得宋五子書遂棄
舉子業致力於學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元昌喜之曰吾小友也館之於
家昕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覈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

元昌過窗外駐聽之謂昌圖曰子勉之母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其互相切劑如此

高愈字紫超無錫人明高攀龍之兄孫也十歲讀攀龍遺書卽有向學之志既壯補諸生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之辨不尙議論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居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晚年窮困餒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伯行巡撫江蘇延愈主東林書院講會愈以疾辭平居體安氣和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愧悔鄉人素好以道學相詆諆獨於愈僉曰君子也顧棟高嘗從愈游說經娓娓忘倦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注又所著有讀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東林顧高子弟顧樞高世泰等鼎革後尙傳其學初世泰爲攀龍從子少侍講席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谿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大學士熊賜履講學出世泰門下儀封張伯行平湖陸隴其亦嘗至東林講學賜履隴其自有傳顧培

字昀滋無錫人少從宜興湯之錡舉幡然悔曰道在入倫庶物而已之錡歿有弟子金敞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會遯攀龍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篤守性善之旨晚歲四方來學日衆張伯行頗疑靜坐之說培往復千言暢高氏之旨彭定求字勳止又字南昀長洲人父璫授以梁谿高氏之學又嘗師事湯斌康熙二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前後在翰林才四年即歸里不復出作高望吟七章以慕七賢七賢者白沙陽明東廓念菴梁谿念臺漳浦也又著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昀文集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有二一日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日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

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且無曉曉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定求卒年七十有八其孫啟豐官兵部尙書自有傳啟豐子紹升頗傳家學述儒行有二林居集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啟豐紹升頗入於禪休寧戴震移書紹升辨之紹升又與吳縣汪縉共講儒學縉著三錄二錄尊孔子而游乎二氏此後江南理學微矣

湯之錡字世調宜興人安貧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尤篤信周子主靜之說或譏其近於禪之錡曰程子見學者靜坐卽歎其善學易言齋戒以神明其德靜坐卽古人之齋戒非禪也居親喪一循古禮就地寢苦事諸父如父昆弟無間言旣而得高攀龍復七規喟然曰此其入學之門乎仿其說爲春秋兩會聞風者不憚數千里來就學焉明亡之錡年二十四卽棄舉子業嘗論出處之道曰潛龍勿用潛要確若不確則遁世不見知而悔矣古來多少高明只爲此一悔所誤常州知府駱鍾麟請關西李顥講學毘陵特遣使聘之之錡堅辭不赴後延

主東林延陵諸講席又不就之錡爲學專務切近絕無緣飾或詢陽明致良知之說及朱陸異同者之錡曰顧吾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一日抱微疾整襟危坐而逝年六十二及門金廠顧培輩建書院於惠山之麓奉其主祀之著偶然云集施璜字虹玉休甯人少應試見鄉先生講學紫陽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躬行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讀何書吐何語五者自勸教學者九容以養其外九思以養其內九德以要其成學者稱誠齋先生已而游梁谿事高世泰將歸與世泰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世泰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璜果挈弟子至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張夏字秋韶亦無錫人隱居孤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從馬世奇受經後入東林書院從高世泰學積十餘年遂入世泰之室世泰卒其子弟相與立夏爲師事之如世泰湯斌撫江蘇至東林與夏講學聽其言延至蘇州學宮爲諸生講孝經小學退而注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吳曰慎字微仲歙縣人諸生盡心於宋五子書論學主乎敬故自號

日靜菴初游梁谿講學東林書院已而歸歛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衆
陸世儀字道威太倉州人少從劉宗周講學歸而鑿池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
客自號桴亭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或橫經論難或
卽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
辨者著思辨錄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天道人道諸儒異
學經子史籍十四門世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施行實政不
空爲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爲篤實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
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乾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
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
學者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所言深切著
明足砭虛矯之弊其於明儒薛胡陳王皆平心論之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
決不別立宗旨故全祖望謂國初儒者孫奇逢黃宗羲李顥最有名而世儀少
知者同治十一年從祀文廟瑚字言夏號確菴明崇禎十六年舉人世儀格致

篇首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益信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復取小學分爲六曰入孝曰出悌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大學分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謂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瑚之爲學博大精深以經世自任值婁江湮塞江南大饑瑚上當事救荒書皆精切可施行而時不能用明亡絕意仕進避地崑山之蔚村田沮洳瑚導鄉人築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父病刺血籲天願以身代父卒遺產悉讓之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二門人稱曰安道先生巡撫湯斌卽其故居爲之立安道書院敬字宗傳號寒溪諸生長世儀一歲矢志存誠主敬之學篤於孝友居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有弟遇之無禮敬終始怡怡士韶字虞九號樂園諸生其學以世儀爲歸同時理學諸儒多著述士韶以爲聖賢之旨盡於昔儒之論說惟在躬行而已晚年取所作焚之故不傳於後云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明諸生世居楊園村學者稱爲楊園先生七歲喪父家貧母沈教之曰孔孟亦兩家無父兒也只因有志便做到聖賢長受業山陰劉宗周之門時東南文社各立門戶履祥退然如不勝惟與同里顏統錢寅海鹽吳蕃昌輩以文行相砥刻統寅蕃昌相繼歿爲之經紀其家自是與海鹽何汝霖烏程凌克貞歸安沈磊切劘講習益務躬行嘗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盡之矣來學之士一以友道處之謂門人當務經濟之學著補儒書歲耕田十餘畝草履簪笠提筐佐饋嘗曰人須有恆業無恆業之人始於喪其本心終於喪其身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能稼穡則可以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講宗周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踐履篤實學術純正大要以爲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著有願學記讀易筆記讀史偶記言行見聞錄經正錄初學備忘近古錄訓子語補農書喪葬雜錄訓門人語及文

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從祀文廟履祥初兄事顏統周鍾之厲桐鄉也至其門者踵接統曰鍾爲人浮僞不宜爲所惑履祥嘗曰自得士風而始聞過余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寅字子虎與履祥爲硯席交崇禎癸未冬海寧祝淵以抗疏論劾劉宗周被逮履祥與寅送之吳門次年遂偕詣宗周門受業焉自是寅造履益謹寇盜充斥不廢學卒年三十四汝霖字商隱海鹽人嘗與友人曰周程張朱一脈吾輩不可令斷絕居喪三年未嘗飲酒食肉隱居澈浦紫雲村學者稱紫雲先生履祥子維恭嘗受業於汝霖克貞之門又有吳璜安道邱雲皆履祥友並命維恭師事焉曰數人皆深造自得君子人也璜秀水人剛直好義勢利不動心安道嘉興人雲桐鄉人安道嘗言君子之異於小人中國之異於夷狄人類之異於禽獸有禮無禮而已士何可不學禮又曰東林諸公大抵是重名節然止數君子餘皆有名而無節也克貞字渝安烏程人履祥交最篤嘗謂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明道伊川夫婦安得人人伯鸞德曜在處之得其道耳與履祥游鼓山之門者有屠安世鄭宏安世秀水人聞宗周

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虛生何爲遂執贄內拜焉宗周既歿從父兄偕隱於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得宗周書力疾鈔錄反躬責已無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宏海鹽人與弟景元俱從劉宗周受業篤於友愛景元短世乙酉後絕意進取躬灌園蔬養母屢空晏如也敝衣草履不以屑意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卒年五十六字人齋海寧人乾隆丙辰舉人私淑履祥爲梓其遺書所纂有淑艾錄吳蕃昌沈磊在孝友傳

沈昀字朗思本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劉宗周講學蕺山昀渡江往聽與應搢謙友其學以誠敬爲宗以適用爲主而力排二氏家貧絕炊掘階前馬蘭草食之鄰有遺之米者昀宛轉推辭忽仆於地其人驚駭潛去良久方甦因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搢謙歎曰我於交接之際自謂不苟以視沈先生猶覺愧之宗周身後傳其學者頗滋靜訟昀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騰其口說以求勝非所望於望吾也以喪禮久廢緝士喪禮說以授同郡陸寅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誠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窮無以爲殮搢謙涕泣

不知所出曰我不敢輕授賻遂以汙先生其門人姚宏任趨進曰如宏任者可
以殮先生乎爲謙曰子篤行殆可也姚遂殮之葬於湖上宏任字敬恆錢塘人
少孤母賢婦也宏任隱市廛其母偶見貿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爲此乎宏
任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爲謙曰誦大學一過一言一行服膺師說遇事
必歸於忠厚爲謙不輕受人物惟宏任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也宏任每
時其乏而致之終身不倦爲謙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宗炎許之曰是
篤行傳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宏任方朗誦大學憲使異
之入其室皆程朱書與之語大驚即日釋之然宏任卒以貧死葉敦艮字靜遠
西安人劉宗周弟子嘗貽書陸世儀討論學術世儀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
慰未見之憾矣劉灼字伯繩宗周子宗周家居講學諸弟子聞教未達輒私於
灼灼應機開譬具有條理宗周殉國難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廕灼官灼辭旣
葬居葢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有司或請見雖通
家故舊亦峻拒之所與接者惟史孝威惲日初數人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

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宗周所著書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疾極疆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應搆謙字潛齋錢塘人明諸生性至孝殫心理學以躬行實踐爲主不喜陸王家言足跡不出百里隘屋短垣貧甚恬如也杭州知府稽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啗嚙未出及讀搆謙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大臣項景襄張天馥交章薦之搆謙輿牀以告有司曰搆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搆謙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搆謙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倣文獻通考而於明代事實尤詳其不載律算者以徐光啟已有成書不載輿地者以顧炎武顧祖禹方輿紀勝也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錢塘凌嘉邵沈士則傳其學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諸生穎敏嗜學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盛行於世鼎

革後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菴
嘗自謂疾惡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錢不虛誑人一語云著愚庵詩文集
初爲文章之學及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勗乃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
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傳國語所載占法皆言象也本易精矣而多
未備撰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撰尙書坤傳
十七卷以朱子招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陳啟源參考諸家說兼用啟源說疏
通序義撰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
之解撰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彖之
詳證參考撰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渭禹貢錐指之
前雖不及渭書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創獲年七十餘卒啟源字長
發著有毛詩稽古編其詮釋經旨一準毛傳而鄭箋佐之訓詁聲音以爾雅爲
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於漢學可謂專門又有尙書辨略二卷讀書偶筆二
卷存耕堂藁四卷

范鎬鼎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闡明絳州辛全之學康熙六年進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間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以博學鴻儒薦未起立希賢書院置田贍學者輯理學備考三十卷廣理學備考四十八卷國朝理學備考二十六家采辛全孫奇逢熊賜履張夏黃宗義諸家緒論附以己說議論醇正又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同時爲辛全之學者有絳州党成李生光成字憲公其學以明理去私爲本生平不求人知鎬鼎曾揚之於人意甚不懌時目爲狷者其辨朱陸異同論者多以陸爲尊德性朱爲道問學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實以尊德性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陸子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即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崇天理去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注脚又言不識一字

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豈不偏哉其辨論如此生光字闇章未冠爲諸生辛全倡學河汾遂往受業篤於內行事親至孝全深重之明亡絕意仕進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讀書其中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訓門弟子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凡萬餘言

白奐彩字含貞華州人私淑於長安馮從吾玩易洗心詩禮春秋多所自得著書之富陝以西罕儔校警精詳淹貫靡遺而沖遜自將若一無所知與同州黨湛蒲城王化泰諸人相切礪率同志結社不入城市不謁官府終日晏坐一室手不釋卷同知郝斌式廬聆奐彩論議退而歎曰關中文獻也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作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自號兩一究宋明以來諸儒論學語揭其會心者於壁默坐土室澄心反觀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動靜云爲卓有柄持聞李顥倡道塾屋冒雪履冰不憚數百里訪質所學相與盤桓數日每至夜半未嘗見惰容其志篤養遂如此化泰字省庵性方嚴峭直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有一長即欣然推遜自以爲不及關學初以馬嗣煜嗣馮從

吾而與彩泚化秦皆有名於時武功馮雲程康賜呂張承烈同州李士濱張玘朝邑王建常關獨可咸甯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寧維垣郃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至乾隆間武功孫景烈亦能接關中學者之傳景烈字酉峯乾隆三年進士授檢討以言事放歸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蕭衣冠韓城王杰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胡承諾字君信天門人明崇禎舉人國變後隱居不仕臥天門巾栢間順治十二年部銓縣職康熙五年檄徵入都六年至京師以詩呈侍郎嚴正矩云垂老只思還舊業暮年所急匪輕肥旣而告歸得請構石莊於西村自號石莊老人窮年誦讀於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晚著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凡聖賢帝王名臣賢士與凡民之志業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今爲有體有用之學凡二十餘萬言皆根柢於諸經博稽於諸史旁羅百家而

折衷於周程張朱之說承諾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奧衍非二書所及也二十六年六月卒年七十五所著有讀書說六卷文體類淮南抱朴齋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殆繹志取材之餘與是書相表裏

曹本榮字欣木黃岡人順治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布袍蔬食以清節自勵八年授秘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勸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詔嘉納十年擢右春坊右贊善兼國子監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士十一年轉中允十二年世祖甄拔詞臣品端學裕者充日講官本榮與焉十三年升秘書院侍講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日侍講幄辨論經義敕本榮同傅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鎔鑄衆說詞理簡明爲說經之圭臬本榮又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十四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充經筵講官十一月以失察同考官作弊部議革職上以其侍從

講帷日久宥之十八年遷翰林院侍讀學士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四年以病請回籍卒於揚州本榮之學從陽明致知之說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既告歸宦橐蕭然晏如也疾革門生計東在側猶教以窮理盡性之學卒之日容城孫奇遇痛惜之子宜溥由廕生薦舉博學鴻儒試授檢討張貞生字實山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時議遣大臣巡察貞生上書諫召對所言又過懇下考功議革職爲民蒙恩鐫二級去官初聞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炊煙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驢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尋奉特旨起補原官至京卒著庸書二十卷玉山遺響集

劉原淥字崑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爲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死仲兄出鬪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原淥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與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謝人事求長生

之術得略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
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先王而已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
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儉歲煮粥以食
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著讀書日記四書近
思續錄四卷後數十年昌樂有閭循觀周士宏濰縣有姜國霖劉以貴韓夢周
德州有孫于簞梁鴻嘉膠州有法坤宏同縣有張貞猶能守原淶之學國霖字
雲一濰縣人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
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
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易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
戲狀長跪膝前執母手搯其面母大笑怒遂已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
嘗與國霖至莒樂其山川死即葬於莒國霖築室墓側安貧守素不求於人值
歉歲富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樂閭循觀問國霖喜讀何

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以貴字滄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任蒼梧令地狹糧
雜處營茶山書院以詩書爲教歸里後杜門著書有藜乘集夢周字公復乾隆
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入德之資每跬步必以禮以恥
求聞達爲尙後爲來安知縣有政聲長洲彭紹升稱其治來如元魯山有理堂
文集表方名獎忠節皆有關於世道鴻禕字志南德州人每治一經案上不列
他書有疑義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後已益都李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
名於世以優行貢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觀運等書坤宏字鏡野膠州人得
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己意所出其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乾隆六年舉
人官大理評事卒年八十有奇循觀字懷庭昌樂人專志洛閩之學省身克己
刻苦自立治經不立一家言而要歸于自得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吏部考功司
主事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及尙書春秋說任瑗字恕菴淮安山陽人年十
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乾隆元年大吏舉瑗應博學鴻詞廷試罷

歸韓夢周語人曰任君體用具備有明以來無此鉅儒及韓將北歸瑗語之曰山左人多質直君當接引後進以續正學因作反經說以示之年八十二卒著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知言筭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

顏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末父戍遼東歿於關外元貧無立錫百計覓骨歸葬世稱孝子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旬元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朝望未除者曾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生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肥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元往教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會天大雨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元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門人李塉王源編元年譜

二卷鍾鏐輯言行錄二卷闕異錄二卷王源字崑繩大興人兄潔少從梁以樟游以樟談宋儒學源方髫髻門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年四十游京師或病其不爲時文源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試中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崑山徐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與焉於儕輩中獨與劉焄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同焄歿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塉大悅之曰自焄廷歿豈意復見君乎塉微言聖學源聞之沛然因持大學辨業去是之塉乃爲極言顏元明親之道源曰吾知所歸矣遂介塉往博野執贄元門時年五十有六矣後客死淮上所著平書十卷文集二十卷程廷祚字啟生上元人初識武進惲鶴生始聞顏李之學康熙庚子歲塉南游金陵廷祚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顏氏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氣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

人而已故嘗謂爲顏氏其勞難於孟子其功倍於孟子於是力屏異說以顏氏爲主而參以顧炎武黃宗羲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廷祚拒之卒報罷十六年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廷祚又以江蘇巡撫薦復能歸卒年七十有七著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尙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三十卷春秋誠小錄三卷禮說二卷魯說二卷惲鶴生字臬聞武進人因交李塉得睹顏氏遺書自稱私淑弟子于經長毛詩著詩說以毛鄭爲宗

李塉字剛主蠡縣人弱冠與王源同師顏元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而食必糲糲妻妾子婦執苦身之役舉康熙二十九年舉人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塉博學工文辭與慈溪姜宸英齊名又嘗爲其友治劇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勸公卿問明珠索額圖當國皆嘗延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光地撫直隸薦其學行於朝固辭而不謝諸王交聘輒避而之他旣而從毛奇齡學著周易傳注七卷策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

唐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論學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堪學務以實用爲主解釋經義多與宋儒不合又其自命太高於程朱之講學陸王之證悟皆謂之空談蓋明季心學盛行儒禪淆雜其曲謹者又闕於事情沿及順康朝猶存餘說蓋顏元及堪力以務實相爭存其說可補諸儒枵腹之弊然不可獨以立訓盡廢諸家其論易以觀象爲主兼用互體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皆使易道入於無用排擊未免過激然明人以心學竄入易學率持禪偈以詁經言數者反置象占於不問誣飾聖訓弊不可窮堪引而歸之人事深得垂教之旨又以大學格物爲周禮三物謂孔子時古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尙存故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其說本之顏元毛奇齡惡其異己作逸講箋以攻之而當時學者多避堪說焉

刁包字蒙古晚號用六居士祁州人明天啟舉人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有志聖賢之學初聞孫奇逢講良知心向之既讀高攀龍書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爲主奉之或有過差即跪主前自訟流賊犯祁州包毀家倡衆誓固守城不得破時有二璫主兵事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其惑衆將斬之包厲聲曰必殺彼請先殺包乃止二璫相謂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既去流民載道設屋聚養之病者給醫藥全活尤多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人護以歸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告戚泣竭力衛送厯六府盡歸其家甲申國變設莊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僞命敦趣包以死拒幾及於難遂隱居不出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亨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滿戶外居父喪哀毀鬚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病數月卒所著有易酌四書翊注潛室劄記用六集皆本義理明白正大又選斯文正統九十六卷專以品行爲主若言是人非雖絕技無取包初與新城王餘佑爲石交餘佑字介祺父延善邑諸

生尙氣誼當明末散萬金產結客有子三長餘恪季餘嚴餘佑其仲也明亡延善率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討賊時容城孫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順治初延善爲仇家所陷執赴京餘恪擲兩弟出爲復仇計獨身赴難父子死燕市餘嚴夜率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弱三十口名捕甚急上官有知其枉者力解乃免餘佑隱易州之五公山自號五公山人嘗受業於孫奇逢學兵法後更從奇逢講性命之學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教人以忠孝務實學卒年七十

李來章字禮山襄城人生有神識嘗觀石工集庭中斷石輾轉弗合語之曰去宿土當自合是卽吾學人心道心之謂聞者異之工詩古文辭康熙十四年舉人嘗學於魏象樞魏戒之曰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來章因作書紳語略其持論以不肯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再學於孫奇逢李顥時奇逢講學百泉來章與冉觀祖諸人講學嵩陽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再主南陽書院作南陽學規達天錄以教學者士習日上尋以母老謝歸重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

遠而至母病目來章每夙興舌舐之目復明謁選廣東連山縣連山民僅七村丁只二千外搖戶大排居五小排一十有七數且盈萬人重山複嶺瘦石巉削田居十分之一搖或負險跳梁來章慨然曰搖異類亦有人性當推誠以待之乃仿明王守仁遺意日延耆老問民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賦復深入搖穴爲之置約延師以至誠相感創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縣人申教之而搖民之秀者亦知嚮學誦讀聲徹巖谷學使者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信可行矣行取授兵部主事監北新倉革運官饒遺旅引疾歸大學士田從典侍郎李先復交章以實學可大用薦得旨徵召不出年六十八卒所著有禮山園文集洛學編連陽八排搖風土記衾影錄冉覲祖字永光先賢鄒國公裔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康熙二年鄉試第一杜門潛居爰取四書集注研精覃思二十年章求其旨句求其解字求其訓身體心驗訂正羣言歸於一是名曰玩注詳說遞及羣經各有專書兼采漢儒宋儒之說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巡撫將薦之欲一見覲祖覲祖曰往見是求見也堅不往少詹事耿介延主嵩陽書院與諸

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別理欲衆皆悚聽三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三十三年授檢討是歲聖祖徧試翰林御西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有氣度老成之衰越日賜筵瀛臺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尋告歸卒年八十有二寶克勤字敏修柘城人聞耿介傳百泉之學從游嵩陽六年鄉舉至京師謁睢州湯斌一夕請業斌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克勤立五社學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暇則齋居讀書雖饘粥不繼晏如也康熙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除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法在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嘗於柘城東郊立朱陽書院倡導正學中州自夏峰嵩陽外朱陽學者稱盛卒年六十四著有孝經闡義

李光坡字紹卿安谿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生五歲與伯叔兄弟俱陷賊壘既脫難後受學家庭宗尙宋儒及鄉先正蒙引存疑諸書次第講治十三經濂洛關閩書旁及子史質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論學主程朱論易主邵子兼取揚雄

太元發明性理以闡大義壯歲專意三禮以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幾絕儀禮尤世所罕習積四十年成三禮述注六十九卷以鄭康成爲主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亦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其兄光地嘗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地子鍾倫亦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光坡相近其家學如是也光坡家居不仁康熙四十五年入都與其兄光地講貫著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及歸光地貽以詩曰後生茂起須家法我老棲遲望子傳其惓惓於光坡如此光地嘗論東吳顧炎武與光坡皆數十年用心經學精勤不輟卓然可以傳於後云光坡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病果愈及舉孝廉方正有司將以光坡應選而光坡寢疾矣卒年七十有三又有臬軒文編鍾倫字世得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初受三禮於光坡又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縣陳萬策等互相討論其學具有本原未仕而卒

莊亨陽字復齋靖南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知山東濰縣母就養卒於途歸而

廬墓三年自是未嘗一日離其父乾隆初元禮部尙書楊名時薦士七人亨陽與焉授國子監助教當是時上方響用儒術尙書楊名時孫嘉淦大學士趙國麟咸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學六堂之長則亨陽與安溪官獻瑤無錫蔡德晉等皆一時之雋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六堂師登講座率國子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於其書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爲四賢五君子遷吏部主事外補德安府同知擢徐州府徐仍歲水災亨陽相川澤諮耆民具方略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施工而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亨陽駕輕舸行告父老曰太守來爾民何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振事幾不暇眠食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徐海道亨陽通算術及董河防推究高深測量之宜上書當路大略謂淮徐水患在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壘天然減水壩而鳳潁泗壞壘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之上下河皆壞宜開毛城鋪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諸湖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

澤則高資之患息開范公隄以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息當路者頗聽其言而未能用京察大臣當自陳高宗命自陳者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清植舉亨陽時論以爲允勘淮海災過勞以廢疾卒卒之日淮海諸氓罷市奔走樹幟哭而投匭訥親巡江南監司皆裨袴跪迎亨陽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亨陽出巡屬吏循故事餽餼然一切勿拒曰物以烹飪卻之是暴天物而違人情也所從僕皆自飲其馬或輟之蹠而辭曰公視奴輩爲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誓指其心其感人如此官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執業於漳浦蔡世遠桐城方苞稱高足弟子亦以楊名時薦補助教甫入學上事宜六條於其長乾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充三禮館纂修授編修九年典試浙江尋提督廣西陝甘學政遷洗馬在關中求得宋張載二十餘代孫屬其邑學官教之識韓城王杰於諸生以爲大器果如其言獻瑤少孤事母孝自陝甘任滿歸乞侍養奉母二十餘載母年九十乃終撫愛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器考禮經遵時制以

定儀式立鄉規以教宗人置義租以恤親族之貧者卒年八十著讀易偶記三卷尙書偶記三卷尙書講義思問錄一卷讀詩偶記二卷周官偶記二卷儀禮讀三卷喪服私鈔並雜記一卷春秋傳習錄五卷孝經刊誤一卷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卷

王懋竑字子中寶應人少從叔父式丹學刻勵篤志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職補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懋竑素善病居喪毀瘠服闋就職旋以老病乞歸越十六年卒懋竑性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矣歸里後杜門著書校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記非朱子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

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參邵子說至
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
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啟蒙因之至
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曰伏羲六十四卦圖
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邵
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以爲皆出邵氏是誣
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修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
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乃今移之四圖若
希夷已有此四圖也是並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
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筮以
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
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

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說爾今圖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其說爲宋元儒者所未發又考證諸史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齊當在湣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稱王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爲後人所增通鑑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王十年蓋遷就伐燕之歲也可謂實事求是矣同邑與懋竑學朱子學者有朱澤漢喬僅澤漢字湘陶少勤學得程氏讀書分年日程尋序誦習更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久之有志於聖人之道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紹顏孟以上溯孔子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王爲尊德性者復取朱子文集語類讀之一字一句無不精心研窮反身體認質之懋竑懋竑屢答之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以來相傳的緒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止是一事喟然歎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問學者亦如朱子矣雍正六年詔大臣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欲薦於朝使其弟造廬請弗應晚年得痺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

分不倦誠其子光進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疾甚謂門人喬僅曰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吟邵雍詩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七所著止泉文集八卷朱子聖賢考略十卷僅字星渚少有氣節水決子嬰隄衆走避僅倡議捍塞十日隄成從澤溼受學恪遵朱子教人讀書次第取朱子書切己體察有疑輒質澤溼時年五十矣澤溼稱之曰從吾遊者衆矣惟喬君剛甚因舉或問過時後學語類訓石洪慶語告之僅益奮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與懋竑書論學問之道凡再三自謂向道晚須用己百之功聞弟卒江陵任即日冒雪行數千里扶輿歸有潘某貸金不能償以券與之疾革曰吾自頂至踵無一處不痛惟此心凝然不亂耳命沐浴正衣冠而逝年六十五著日省錄訓子要言因學堂遺稿湯金釗序而行之謂其學術剛健篤實發爲輝光粹然有德之言李夢箕字季豹連城人年十五而孤精進學業崇向朱子以孝友著稱其教人輒言爲善最樂人易而忽之夢箕曰爲之難汝爲之否乎人問之曰其樂何如曰不愧不作孰與孔顏之樂曰熟之而已矣事兄如嚴父撫猶子如子每語諸

子以氣質之偏使知變化疾亟謂所親曰吾生平竭力檢身將母有不及省者
第言之得聞過而終亦云幸矣卒年八十一子圖南字開士康熙六十一年舉
人能世其學初工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
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己爲務居連峯點石諸山中者久之嘗
曰學者爲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與蔡世遠講明修身窮理之
要世遠重之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圖南
至觀政戶部以母病亟歸歸先母卒年五十七雷鉉謂學聖人必自捐者始圖
南庶足當之時邑人張鵬翼童能鰥皆以學行稱鵬翼字蜚子歲貢生八歲嗜
學十餘歲通諸經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熟讀四書大全忽悟曰心當
在身內身當在心內遂不仕連城處萬山中無師鵬翼年已四十始見近思錄
及朱子全書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嘗曰考亭易簣之時乃我下帷之始
蓋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二橋道不拾遺
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鵬翼教也著有讀經說略理學入門孝子傳歷代將

相諫臣三譜二十二史案芝壇日讀小記能靈字龍傳貢生好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元年舉恆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年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能靈嘗與雷鉉論易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其樂律古義謂洛書爲五音之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衆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呂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說誤以亥爲黃鍾之實惟所約寸分釐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說爲之推究源委以成書他著中天河洛五倫說朱子爲學考理學疑問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起潛明之童東臬而能靈鵬翼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張伯行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臬後增建五賢書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能靈鵬翼配焉

胡方字大憲新會人歲貢生方敦崇實行處道學風氣之末獨守堅確總督吳興祚聞其名使招之方走匿不能得也事父母色養靡不周而心常如不及遇有病憂形於色藥必嘗而後進夜必衣冠侍未嘗就寢及居喪藉草宿楸旁三

年不入內先人田廬悉以與弟授徒自給族姍不能自存者竭力資之有達官
齋重金乞其文爲壽不應吏愾之不應家人告以絕糧不應鄉曲子弟偶蹈不
韙有願就鞭扑不願聞其事於方者里中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
笞猶可胡君愧煞我其從學者仕與未仕白首猶懷懷奉其教雖困甚終不入
公庭聞聲向慕以得見爲喜曰教我矣有以蔭得官則大慙曰吾未能信得無
辱我夫子方告之曰爲官能不愛錢致力於官守有何不可其人卒不負其言
四十後杜門著述所居曰鹽步元和惠士奇督學粵東聞方名艤舟村外遣吳
生至其家求一見急揮手曰學政未蒞事不可見不可見出吳而扁其門士奇
乃索所著書而去試事畢仍介吳生以請則假一冠投刺至長揖曰今日齋沐
謝知己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數語遂起惠握其手曰縱不欲多語
敢問先生鄉人誰能爲文者答曰並世中無人必求之惟明季梁朝鐘耳士奇
遂求梁文並各家文刻之名曰嶺南文選既而疏薦於朝士奇嘗語吳生曰胡
君貌似顧炎武豐厚端偉必享大名蓋嘗時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卒年七十

四著有周易本義注六卷四子書注十卷莊子注四卷鴻柄堂詩文集六卷集中謁白沙祠諸作及白沙子論具見淵源所自粵中勵志篤行者方後有馮成修勞渾成修字達夫南海人父遠出不歸成修生有至性語及其父輒涕泗交頤乾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吏部主事晉禮部祠祭司郎中典試福建四川督學貴州揭條約十四則以訓士成修初計偕即徧訪其父踪跡得官後兩次乞假尋親卒無所遇不復出授經里中粹然師範年八十計其父已百有一齡乃持服三年終身衣布乙卯重宴鹿鳴逾年卒年九十有五渾字潤芝亦南海人乾隆二十年舉人署齡時母常於榻上授毛詩長遂習焉盧文弨視學湖南召之往至冬乃歸母思念殊切抵家時漏三下跪母榻前母且泣且撫之曰其夢也耶渾悲不自勝自是絕意進取侍養十有六年而母卒渾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家人或失渾所在即於殯所覓之則已慟哭失聲矣又痛早孤故以我野爲號嘗言讀孔子書得一言曰務民之義讀孟子書得一言曰強爲善而已矣讀朱子書得一言曰切己體察著有四書擇粹十二卷孝經考異選註二

卷救荒備覽四卷荷經堂古文詩稿四卷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傳讀書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小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必依於禮繼讀朱子近思錄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常自刻責謂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其論學以爲始於不妄語不妄動即極諸至誠無息接後學委曲進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嚮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即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負販者近史居不敢貨僞物芻兒牧童或折棄糟繳毀機罪有關爭就史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後三年九月謂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與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飭後事晦前一夕沐浴更衣移榻正寢炳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撫之冰矣調元爲刻其遺書十卷其書謂易之爲道細無不該遠無不屆故多本易理以推人物之性調元字弢

甫錢塘人爲孝子天顯之子天顯親病革合羊脂和粥以進親死抱鑑而哭人爲繪抱鑑圖調元受業於史得聞性理之學雍正十一年召試通知性理欽賜進士授工部主事引疾歸調元主九江濂溪書院構須友堂祠餘山先生以著淵源有自餘山史自號也調元東臬別業又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爲人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溧源書院益暢師說鑒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鑒護喪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歿也鑒實左右焉

顧棟高字震滄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所舉四十餘人惟大學士張廷玉尙書王安國侍郎歸宣光舉江南舉人陳祖范尙書汪由敦舉江南舉人吳鼎侍郎錢陳羣舉山西舉人梁錫璵大理寺卿鄒一桂舉棟高此四人論者謂名實允孚焉尋皆授國子監司業棟高以年老不任職賜司業銜皇太

后萬壽棟高入京祝嘏召見拜起令內侍扶掖棟高奏對首及吳敞俗請以節儉風示海內上嘉之陞辭賜七言律詩二章二十二年南巡召見行在加祭酒銜賜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二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一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徑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谿爲調停之說著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議論精覈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頗爲謹嚴其尙書質疑二卷多據臆斷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窮經之功春秋爲最而書則用力少也陳祖范字亦韓常熟人雍正元年舉人其秋禮部中式以病不與殿試歸餽厚華漚之濱槌戶讀書居數年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大吏爭延爲師訓課有法或一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薦舉經學祖范寢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職賜司業銜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膺薦時錄呈御覽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祖范於學務求心得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

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同縣顧主事鎮傳其學吳鼎字尊彝金匱人乾隆九年舉人授司業洵擢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贊善遷翰林院侍講旋休致所撰有易例舉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袁永俞琰元龍仁夫明來知德等十家易說以繼李鼎祚董楷之後其東莞學案則專攻陳建學蔣通辨作也兄弟亦通經深於易三禮梁錫興字確軒介休人雍正二年舉人亦授司業與吳鼎同食俸辦事不爲定員十七年命直上書房累遷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坐遺失書籍鐫級膺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御覽鼎錫興並蒙召對面諭曰汝等以是大學士九卿公保經學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積學所致不是他途倖進又曰窮經爲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汝等自己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鼎錫興頓首祇謝又奉諭吳鼎梁錫興所著經學著派翰林二十員中書二十員在武英殿各謄寫一部進呈原書給還本人所有紙札飯食皆給於官著梁詩正劉統勳董理其事稽古之榮海內所未有也

孟超然字朝舉閩縣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與廣西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以蜀民父子兄弟異居者衆作厚俗論以箴其失旋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性至孝侍父疾躬執則踰戚族喪娶雖空乏必應管歎服徐陵我輩猶有車可賣之言其學以懲忿窒欲改過遷善爲主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讀商子云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以爲此王介甫之先驅也然鞅猶明於帝王霸之說介甫乃以言利爲堯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其論楊時云黽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後文如溫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曰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已也超然性靜家居杜門卻掃久之巡撫徐嗣曾請主龍峯書院倡明正學閩之學者以侯官李光地寧化雷鉉爲最超然輩行

稍後而讀書有識不爲俗學所牽則後先一揆也居喪時考士喪禮荀子及宋司馬光程子朱子說並采近代諸儒言論以正閩俗喪葬之失著喪禮輯略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他著有焚香錄觀復錄晚間錄

汪紱初名烜字燦人婺源人諸生少稟母教八歲四子書五經悉成誦家貧父淹滯江甯侍母疾累年十日未嘗一飽母歿紱走詣父勸之歸父曰昔人言家徒四壁吾壁亦屬人若持吾安歸叱之去紱乃之江西景德鎮畫椀傭其間然稱母喪不御酒肉後飄泊至閩中爲童子師及授學浦城從者日進聞父歿一慟幾殆即日奔喪迎櫬歸紱自二十後務博覽著書十餘萬言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書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詩韻析六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孝經章句一卷其參

讀禮志疑多得經意可與陸隴其書並存紱之論學謂學不可不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擇出緊要處謂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而來謂書麻象禹貢洪範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謂詩只依字句吟詠意謂自出謂看周禮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謂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謂格物之格訓至如書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皆至到之義上文致知字爲推致則格物爲窮至物理甚明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陸王家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又果於自信遺害後人也謂周子言一言無欲程子言主一言無適微有不同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下不參以人一者即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識之謂一也當時大興朱筠讀其書稱其信乎以人任已而頡頑古人其後善化唐鑒亦稱其功夫體勘精密由不欺以至誠明紱初聘於江比歸娶江年二十八矣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謙增生毀卒同

縣余元邁傳其學元邁字秀書諸生著有庸言詩經蒙說蠶脂集

姚學塙字晉堂歸安人性靜介孩稚時見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動既長讀書毅然以身學父喪骨毀感動鄉里嘉慶元年進士以中書用時和珅爲大學士中書於大學士例執弟子禮學塙恥之遂歸後四年和珅伏誅始入都任職十三年主貴州鄉試歸途聞母憂痛父母不得躬侍祿養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至京轉兵部主事遷職方司郎中妻張有婦德畜一妾請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妾父妾方氏十七曰婦人從一者也吾事有主矣竟不嫁學塙居京師四十年若旅人之阨者就僧寺中霜華盈席危坐不動居喪時有鹿帽一布羔裘一終身服之藍襖不改蓋所謂終身之喪者初彭齡掌兵部請學塙至堂上躬起肅揖之學塙亦不往謝大學士百齡兼管兵部屢詢司員姚某何在欲學塙詣其宅一見之終不往也學塙六十生辰同里姚文田貽酒二罍爲壽固辭文田曰他日以此相報可乎乃受之學塙之學由捐入中行以敬存誠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闇然不求人知未嘗向人講學病篤握其友潘

諸手曰君勉矣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盡
所得爲俟年而已遂逝年六十有六諸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好獨遊天下奇
山水足迹踰數萬里與學塲友善日求寡過以無玷古人與長民者言言愛人
與里老言言耕鑿樹畜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
尤兢兢於義利之辨居惟一襖被日兩疏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有數人
資金爲其母壽不可返乃各取少許其母知之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丐市者
乎吾其爲像也乃謝而盡散之著有古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

唐鑑字鏡海善化人父仲冕陝西布政使自有傳鑑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
士十六年授檢討二十三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鑄
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鐸之薦鑑
出知廣西平樂府擢安徽寧池太廣道調江安糧道擢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擢
浙江布政使調江甯內召爲太常寺卿海疆事起嚴劾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
下鑑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著學案小識推陸隴其爲傳道之首以示宗旨

時蒙古倭仁湘鄉曾國藩六安吳廷棟昆明寶坻何桂珍皆從鑑考問學業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七十斯須必敬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有詔召鑑赴闕入對十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上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咸豐二年還湘卜居於寄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小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曾國藩爲上遺疏賜諡確慎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備覽易反身錄讀禮小事記等書

吳嘉賓字子序南豐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既通籍尤究心當世利弊嘗條陳海疆事宜上嘉納焉二十七年緣事謫戍軍臺尋釋回咸豐初以督團兵援郡城功賞內閣中書同治三年於本邑三都墟口擊賊遇害奉旨賜卹並建專祠嘉賓學宗陽明而治經字疏句釋以求據依非專言心學者其要歸在潛心獨悟力求自得尤長於禮成禮說二卷自序云小戴記四十九篇列於學宮其高者蓋七十子之微言下者乃諸博士所摭拾耳宋以來取大學

中庸與論孟列爲四書世無異議則多聞擇善固有不必盡同者余獨以禮運內則樂記孔子閒居表記諸篇爲古之遺言備錄其文以資講肄其餘論說多者亦全錄之否則著吾說所以與鄭君別者以備異同焉易曰知崇禮卑又曰謙以制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古之制禮者上也上之人能自卑天下誰敢不爲禮者先王之禮行於父子兄弟夫婦養生送死之間而謹於東西出入升降辭讓哭泣辟踊之節使人明乎吾之喜怒哀樂莫敢踰夫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分而其至約者則在於安定其志氣而已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者動於內者也禮者動於外者也夫禮樂不外乎吾身之自動而奚以求諸千載而上不可究詰之名物象數也乎其大旨蓋如此他著有喪服會通說四卷周易說十四卷書說四卷詩文集十二卷與嘉賓同時而專力於學者有劉傳瑩傳瑩字椒雲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人國子監學正始學考據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秘本鉤校朱墨並下達旦不休其治輿地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置圍界畫僅若牛毛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

某郡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久之疾作不良食飲自以所業者繁雜無當於心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爲瑣瑣不亦慎乎於是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復之嘗語曾國藩曰君子之學務本專而已吾於子敏精神於簪校費日力於文辭僥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誓不復悔卒年三十一病中爲日記一編痛自繩檢遺令處分無憾國藩嘗稱其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世以爲知言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之復還其舊

劉熙載字融齋興化人十歲喪父哭踊如禮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咸豐二年命直上書房與大學士倭仁以操尙相友重論學則有異同倭仁宗程朱熙載則兼取陸王以慎獨主敬爲宗而不喜學蔀通辨以下摺擊已

甚之談文宗嘗問所養對以閉戶讀書御書性靜情逸四大字賜之以病乞假巡撫胡林翼特疏薦同治三年徵爲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督學廣東作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四箴訓士謂士學聖賢當先從事於此所至蕭然如寒素未滿任乞歸獲被篋書而已熙載治經無漢宋門戶之見其論格物兼取鄭義論毛詩古韻不廢吳械叶音讀爾雅釋詁至印吾台予以爲四字能攝一切之音以推開齊合撮無不如矢貫的又論六書中較難知者莫如諧聲疊韻雙聲皆諧聲也許叔重時雖未有疊韻雙聲之名然河可疊韻也江工雙聲也孫炎以下切音下一字爲韻取疊韻上一字爲母取雙聲蓋開自許氏又作天元正負歌以明加減乘除相消開方諸法生平於六經子史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而一以躬行爲重嘗戒學者曰眞博必約眞約必博又曰才出於學器出於養又曰學必盡人道而已士人所處無論窮達當以正人心維世道爲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遷世不見知而不悔二語自勵自少至老未嘗作一妄語表裏渾然夷險一節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十四年

以正學教弟子有胡安定風著持志塾言二卷篤近切實足爲學者法程光緒七年卒年六十九又有藝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說文雙聲二卷說文疊韻二卷昨非集四卷

朱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分發山西攝襄陵縣事引疾歸次琦生平論學平實敦大嘗論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也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以攷據爲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及矛盾烏乎古之言異學也昨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咉之於道中而孔子之道歧果其修行讀書蘄之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尙氣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咸推爲人倫師表云官襄陵時縣有平水與臨汾縣分溉田畝居民爭利構獄數年不決次琦至博詢

訟端則豪強壟斷居奇有有水無地者有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
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者向有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於是定以地
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縣知縣躬親履畝兩邑田相若稅相直也適定
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於境內設四綱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
曰陡門實行水田三萬四百畝有奇邑人立碑頌之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越
獄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資購知其所適亟假郡捕前夕疾馳百二十里至
曲沃郭南以俟盜衆方飲酒家役前持之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
鎧也乃伏地就縛比縣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原賊入矣遠近以爲神每行縣
所至附循拘老稚迎笑有遮訴者索木椅在道與決能引服則已恒終日不
筭一人其他頒讀書日程創保甲追社倉二萬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
卓多異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先是南方盜起北至揚州次琦猶在襄陵
謂宜綢繆全晉聯絡關隴爲三難五易十可守八可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
時稱說浦江鄭氏江州陳氏諸義門及朝廷捐產準旌之例由是宗人捐產贖

族合金數萬次琦呈請立案爲變通范氏義莊章程設完課祀先養老勸學矜恤孤寡諸條刊石世守之同治元年與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出光緒七年賞五品卿銜逾數月卒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五史實徵錄晉乘國朝逸民傳性學源流蒙古聞見等書疾革盡焚之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彙中集一卷

成儒原名蓉鏡字芙卿寶應人附生性至孝父歿三日哭氣絕而復屬者再授經養母歲歉蠶繭或弗繼母所御必精鑿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飲食之節有禮經所未嘗言而以積誠通之者早遂經學旁及象緯輿地聲韻字詁靡不貫徹於金石審定尤精確久之寢饋儒先諸書益有所得取紫陽日用自警詩以味眞腹頗其居自號曰心巢孺於漢宋兩家實事求是不爲門戶之見嘗曰爲己則治宋學眞儒也治漢學亦眞儒爲人則治漢學僞儒也治宋學亦僞儒又曰義理論語所謂識大是也考證識小是也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事父事君識大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識小也皆詩教所不廢然不可無本末輕重之差湖南

學政朱迥然延主校經堂孺立學程設博文約禮兩齋湘中士大夫爭自興於學著有禹貢班義述三卷據地志解禹貢於今古文之同異及鄭注與班偶殊者一一辨證即有不合亦不曲護其非尙書厯譜二卷以殷厯校殷周厯校周從違以經爲斷又攷太初厯卽三統爲太初厯譜一卷春秋日南至譜一卷又有切韻表五卷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經以四等緯以三十六母審辨音聲不容出入晚年著述一以朱子爲宗所編我師錄因勉記必自錄庸德錄東山政教錄又有國朝學案備忘錄一卷國朝師儒論略一卷經義駢枝四卷五經算術二卷步算釋例六卷文錄九卷

邵懿辰字位西仁和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節自厲於近儒尤慕方苞李光地之學道光十一年舉人授內閣中書久官京師因究悉朝章國故與曾國藩梅曾亮朱琦數輩遊處文益茂美折節造請高才秀士有不可面折之不爲朋黨志量恆在天下游升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大學士琦善以妄殺熟番下獄發十九事難之粵亂作賽尙阿出視師復上書次輔祁寯藻力言不可者七端

時承平久京朝官率雍容養望懿辰獨無嬖阿之習一切持古義相繩責由是諸貴人憚之思屏於外會粵賊陷江甯京師震動乃命視山東河工未行復命偕少詹事王履謙巡防河口咸豐四年坐無効鐫職既罷歸則大潭思經籍著尙書通義禮經通論孝經通論頗探漢學考據家言而要以大義爲歸十年賊陷杭州以奉母先去獲免母卒旣葬返杭州賊再至則麾妻子出獨留與巡撫王有齡登陴固守十一年城陷死之時國藩督師江南聞而歎曰嗟乎賢者之處患難親在則出避親歿則死之義之至衷者也乃迎致其妻子安慶先是懿辰以協防杭州復原官死事聞贈道街祀本省昭忠祠其所著書遭亂亡佚長孫章輯錄之爲半巖廬所著書共三十餘卷懿辰之友同里伊樂堯秀水高均儒皆知名均儒字伯平廩貢生性狷介嚴取與之節治三禮主鄭氏尤服膺宋儒見文士蕩行檢者則絕之如讐人苦其難近著續東軒集樂堯字遇葵咸豐元年舉人學術宗尙與懿辰同值寇亂猶商證經義危城中城破同殉節死